祝福黄子，祝福高杨

1

高杨第一次来找张超串门是在高一的暑假末尾。

假期嘛，九点多了兄弟俩还在睡，门铃叮咚叮咚响了五分钟，黄子打着呵欠趿拉着拖鞋梦游似的起来开门。门外阳光灿烂闪瞎了他还没睁开的眼，光里站着个好清秀的少年。一瞬间他有点儿晃神。

少年看他一副迷迷糊糊没睡醒的样子，慢条斯理地先开口了：“你好，我叫高杨，来找张超的。”

“哦，哦！”黄子一个激灵，醒了，“请进请进，我是张超他弟，黄子弘凡。”

清醒过来的小孩自来熟地开始话痨：“杨哥随便坐，我们家人多东西也多，比较乱，别介意。”说着就把沙发上堆的两件脏衣服扔一边去腾出片地来，又踢踏踢踏进了厨房，“吃早餐了吗？我给你倒杯喝的吧，可乐还是橙汁？”

“橙汁吧，谢谢。”高杨好不容易见缝插针挤进来一句，又被淹没在滔滔不绝里：“杨哥你起得也太早了，我这才刚醒，脸都没洗……”说着他打了个呵欠，放下玻璃杯抬头看见眼前笑盈盈一双细长的眼睛，不自觉话就顿了一下，“你先坐，张超我估计还得一会儿，你知道吧他这人比较大牌，起床先收拾个二十分钟……”

张超还在刷牙，听见了把嘴里泡沫一吐探出头来吼了一嗓子：“黄子弘凡你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黄子转头做了个鬼脸，回头见高杨正抿着嘴笑：“叫我高杨就好。”

“哎，好，高杨哥。”他一仰头咕咚喝了半杯水，刚想再说什么，被张超远远打断：“高杨你来我房间吧。”

“来了，”高杨拎起背包，还没忘记拿上黄子刚倒的橙汁，冲他一笑，“快去洗脸吧。”

“诶。”黄子眨巴眨巴眼睛，目送两个哥哥关了房门。

高杨是来找张超写暑假作业的。两个高中生花一上午合力补完落下大半个暑假的卷子，期间准高中生两次过来敲门，被他哥轰出去了。耐不住寂寞的多动症儿童委屈巴巴窝在沙发上，看完最新的冰火，开了局游戏。黄子其实没有很爱打游戏，闲着打发时间而已，玩起来漫不经心，连敌人靠近了都没发现。身后突然传来个声音：“小心，右后方有人偷袭。”

“哎我去！”他吓得一哆嗦丢了鼠标。

高杨二话不说弯下腰来半趴在他背上，键盘鼠标敲得噼里啪啦，险险救了这局，游戏结束才恢复到方才那个腼腆少年，不好意思地笑笑：“你继续。”

黄子目瞪口呆看着瞬间变脸的高杨，把茶几往前推了推，挪出块更大的空间让他进来：“来，杨哥坐，”电脑鼠标一起塞过去：“你来你来，我学习学习。”

等张超出来看见的就是两个人并排坐着，高杨目不转睛盯着屏幕，黄子在一旁时不时叫几声好：“这走位厉害了！哇，这操作……”顺手还剥了个橘子，一半塞自己嘴里一半放高杨手边：“杨哥，吃橘子吗？”

“你吃。”

“哦。”

我们超儿不高兴了：“不是说好看电影吗？我就换个衣服怎么你又开始了？”

网瘾少年目不斜视：“马上马上。”

黄子仰起脑袋：“啥电影啊？也带我一个呗？”

“走开走开，没你事儿。”

黄子扁扁嘴，眼珠子瞟到屏幕上一局结束了，立马凑上来夸人都不带眨眼的：“牛！杨哥这实力，佩服！”

高杨又不好意思了，手背掩着嘴噗嗤一笑，帮他说话：“就带上他呗。”

“我票都买好了。”

“没事，我自己买，”闷了一早上的黄子听说要出门，激动得两三步跳过沙发蹿回房间，“你们等我，很快！五分钟！”

2

时间一晃很快到了开学。

被放养的黄子拖着行李箱吭哧吭哧到了新宿舍，忙活一下午收拾完肚子也饿了，一推门，隔壁宿舍门吱呀一响。

“巧了，这不是高杨哥吗？”

“嗨，黄子，这么巧。”

“吃饭去不？”

“呃，好。”高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顺走了，一路上听黄子吐槽以前初中饭菜有多难吃，一颗鸡蛋能打一桶紫菜蛋花汤。还说初中学校小，宿舍都是八人间，还是高中好，上床下桌位置都宽敞不少。高杨配合地应了他一路：“嗯，这样啊，呀，那确实是，嗯，能想象。”

到后来终于逮着个空隙他说累了，高杨想起个事来：“你家不是挺近的，怎么也住校了？”

“体验生活嘛，是这样，”黄子刚想扯皮，对上那双眼睛不知怎地就挠挠头说了实话，“我跟张超没法总待一块儿，我们两个，都是金牛座，容易吵起来。不过那都是些和平的吵架，一家人还是非常相亲相爱……”

“哈，”高杨笑起来也是这么不紧不慢地，小老头儿似的，弄得黄子也想笑，“你怎么不管张超叫哥啊？”

黄子瞬间就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不顾身高差大大咧咧伸直了手臂往他肩上一搭：“行，高杨！”

高杨高杨，往后这两个字在黄子的日常用语中出现的频率大幅上升，同时增长的还有他去隔壁宿舍串门的次数。吃完午饭了过来唠唠嗑消食，晚饭前过来唱唱歌开胃，晚自习结束了睡觉前再过来坐坐。熟到某天代玮推门进来，发现高杨床上睡着黄子，也没觉得很奇怪。

“嘘。”高杨坐在底下写作业，听门开了就探出脑袋，食指搁嘴边比了个安静的手势，用口型说道：让他睡会儿。

这才下午五点吧？

代玮同样用口型回道：你们不吃饭吗？

高杨想了想：帮忙带个饭行吗？

行吧，代玮接过饭卡，抱拳，代某佩服，佩服。

等到黄子醒来已经是九点来钟，第一轮晚自习都下课了。高杨抽空跑了趟宿舍，一回来就见他表情呆滞坐在自己床上发呆，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时睡眼朦胧，头发乱成鸡窝那幅模样。

“醒了？”

黄子抹了把脸，准备下床：“醒了。”

“怎么？昨晚没睡好？”

“是啊，有水吗？”

高杨递过去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给。”

黄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掉半瓶，终于活过来，叹气，“我们那边昨晚闹呢，真是，方书剑和梁朋杰就够吵了，再加个石凯，我的妈呀，一晚上被他们吵醒五次。”

高杨眼里还带着笑呢，说出口的话却毫不留情：“你也挺吵的。”

黄子愣了一秒，大大的白眼翻过去：“高杨你可以啊，你学坏了，赶人了是吧？”

他也不反驳，就那么盯着人笑。

黄子弘凡是有骨气的黄子弘凡，披上外套就往门边去：“我走还不行吗？”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我最后给你个挽留的机会啊，三——二——”

高杨还是不说话，抿着嘴笑得可欢，气得黄子想打人。

“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代玮给你带了粉，吃吗？”

“吃！”能伸能屈的黄子弘凡两大步跨回来，占了高杨座位开始嗦粉。高杨坐在桌子上，给他拧开了矿泉水盖子：“你慢点吃，别呛着。还有记得还钱给代玮。”

“咳咳咳！”黄子真呛着了。

3

后来黄子面试合唱团的时候又碰到了高杨。

当时音乐教室里人满为患，他跟方书剑在那逗梁朋杰，眼尖瞥到门口进来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男孩子，于是踮起脚拼命挥手：“高杨！这里！”

高杨戴着眼镜眼神也不咋好，黄子在那儿蹦哒了半天愣是没看到，非得等他挤过人山人海到跟前了才后知后觉：“我刚还在想会不会又碰上你。”

“我在后面都叫你好几声了。”

“是吗？这里太吵了我没听见。”

“你也来面试啊？紧张不？”高杨看着挺淡定的，黄子倒是皱了好几回眉头，“没想到这么多人，搞得我还有点小紧张。不过没关系，咱实力在，肯定一轮就进，没进也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再接再厉。”

“你也喜欢唱歌吗？”

“当然，我一家都干这行的，”这话题一说起来黄子没停了，骄傲得下巴都要扬成七十度角，“我家长，专业音乐剧演员，你说有些人吧，唱歌好听也就算了，还特别会演戏，这不是不给人留活路吗？然后我大哥，金色男高音，一张口，那highC，碉堡都能给炸了。还有我超哥，假声男中音——”

听到最后高杨扑哧笑了：“假声男中是什么鬼？”

说着Henry老师领着一溜高年级生进来，拍拍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说我是你们的考核老师，还有这几位学长学姐，blabla。蔡蔡站在最边上，看见弟弟便朝他竖了个拇指示意加油，黄子一挥拳头表示没问题。Henry介绍到最后在台上自言自语：“诶还有一位去哪里了？蔡蔡你快给他打个电话。”

“不就在那儿吗？”

黄子眼见着大哥手指过来，正懵逼着，手上扯着的袖管忽然没了，原本紧挨自己站的那人走上前去，面对众人从容鞠了个躬：“大家好，我叫高杨，是团里的男高音。”

？？？

黄子脑门冒出一串问号，所幸他长得黑，脸上泛点小红也没人看出来。

搭讪翻车的黄子拿着号码牌一个人跑到外头角落乖乖练歌，每个句子琢磨了七八遍。他学号靠后，等了两节课呢，水都喝完一瓶跑了趟厕所，眼瞧着快到饭点了，焦急地跑到门口看一眼，得前面还有十人。屋外的学生等得煎熬，屋里的评委也没有很好过。教室开着空调不透风，人一多待久了就头昏脑胀的，再加上集中精神听了一个多小时水平参差不齐的试唱，耳边嗡嗡响，饶是再喜欢音乐的人也有点儿受不了。

高杨出来透个气，碰到黄子在门外转圈圈，看见他就凑了过来：“你们是不是都累了？”

“有点儿。”他努力打起精神，“你一会儿准备唱什么？”

“嘿嘿嘿，”黄子笑得眼弯弯，漆黑的眼珠子滴溜溜转，就差把皮字写脸上了，“我唱个炸的，给你们提提神。”

还别说，醒神是真醒神，开口一句“山丹丹啊开花哟——红艳艳——”，Henry笔都惊掉了，蔡蔡一口水喷出来，还好贾凡躲得快没被波及，高杨低头掩嘴，脸上职业假笑快挂不住了。

“好，好！过了！”虽然一众评委耳膜乃至心脏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平心而论这首山歌黄子唱得还是不错的，Henry扭头调侃蔡蔡：“你家出这个男高音，是批发的吗？”

“不不不，”蔡蔡拒绝三连，“这熊孩子不是我家的，我不认识他。”

4

高杨好几天没和黄子说上几句话了。

以往黄子去隔壁宿舍跟回家似的，进了门就扎根在那儿。现在，没说两句就挥挥手：“我回去复习去了。”

这周期中考试，团里排练也停了，他们又不在一个年级，黄子不来串门，两人的交情就只剩下出门碰见打个照面。高杨看黄子心不在焉笔直从他身边经过，回头想把人叫住，话到嘴边了，摇摇头，算了——反正进错洗手间的也不是他。

宿舍里少了个话唠忽然变得死气沉沉。代玮看书看到一半叫高杨：“你觉不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有吗？”

“你快去叫黄子，我想他的单口相声了。”

高杨也好奇他这是怎么了，顺着代玮的话跑到隔壁敲门。

开门的梁朋杰一看是他：“杨哥你找黄子是吗？他在里面写作业。”

石凯一嗓子没轻没重的：“黄子出来接客！”

黄子像一颗蔫掉的菜花，死气沉沉趴桌上对着题目发呆，面对高杨也有气无力的：“你来了啊。”

“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

“差不多，就剩口气了。”

高杨过去跟着看了一会儿题目，说这道题你试试先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看能不能解出来？

黄子卡带了：“等等，你，你再说一遍？”

放慢了速度一步两步从头到尾细细讲了一遍，黄子恍然大悟：“高杨你太聪明了！太优秀了！”

高杨谦虚：“没有，我就是多学了一年。”

“哎，要不你给我开个小炤吧？我看贾凡就天天给方书剑他们补课。”黄子精神了，还回头cue室友，“是不是啊小男孩？”

方书剑从床上坐起来：“对对，贾凡什么都能教。”

高杨手撑在书桌上低头看黄子，明明是居高临下的角度，偏偏一双下垂的眼尾显得可无辜：“那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补啊？”

黄子还没说话，方书剑就插进来：“不好意思，满员了。”

黄子手一摊：“你看。”

“你可以找张超啊。”

“张超？算了吧，我看他数学还没我好。”

“蔡蔡呢？”

“蔡蔡大忙人，不耽误他，”黄子反应过来了，“哎不是，高杨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高杨眼里总含情脉脉的，玩笑话说起来也像撒娇：“哪有呀。”

“那说好了，我明天下午就去找你，准备一下啊，我要补数学，补英语，还有……”

梁朋杰看不下去了：“杨哥别理他，他这两天晾着你就是欲擒……。”

“哎哎哎！”黄子一拍桌，“梁朋杰你不能说就把嘴闭上！”

高扬一挑眉：“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学习呗。”黄子慌了，嗓子里一咕隆，紧张兮兮看着高杨。

“行呀，但你得付补课费。”

“补？课？费？什么玩意儿？”黄子痛心疾首，“高杨你学坏了。”

“请我吃个冰激凌也不行吗？”

“诶？”黄子一愣，眨巴两下眼睛，不敢相信幸福来得太突然：“行啊，没问题，咱们现在就去！”

“现在？马上要熄灯了。”

“没事儿，走走走，”黄子随手抓了件外套就推着高杨出门，“你要高中三年都没翻过墙，那也太遗憾了。”

大半夜的路上行人没剩几个，昏黄的路灯也仿佛在打瞌睡，风吹着树叶沙沙响。两人上了天桥，去马路对面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圆筒，第二个半价，黄子要了一个新出的抹茶口味和一个原味，问高杨：“要哪个？”

高杨犹豫了下：“都想要行吗？”

黄子一个白眼，还是顺着他：“行行行，你吃得完吗？”

“不还有你吗？”

又是一个白眼：“我去拿勺。”

回程路上天桥底下偶尔有车疾驰而过，一闪即逝的车灯像流星。黄子今天罕见的安静，低头踢踢路上的小石子儿，抬头看看天空，星星没有几颗，月亮倒是挺圆的。高杨心满意足，嘴角沾了雪糕也没发现，红红白白的，还有点儿好看。黄子注意到了，塞给他一张纸巾：“你擦一下。”

“哦，好。”擦完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来找你吗？”

“嘿，哪能呢，”黄子就知道他还在介意，“我又不是什么神机妙算。”

“万一我一直不来怎么办？”

怎么办？

“那……再说吧。”黄子挠挠脑袋。

什么欲擒故纵无非都是玩笑话，他最近确实是忙，串门的心思也就少了。再者，他想既然是朋友总得有来有往，不能总是他一个人贴上去缠着对方，那多没意思。万一高杨一直不来，不来……也就不来吧，反正他黄子弘凡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后来黄子跟着方书剑蔡尧刘彬濠一起，放了学就往高二跑，他们找贾凡他找高杨，然后眼睁睁看着说好的补习变成他们五个组团开黑。

可怜的黄子一双筷子把饭盒当锣鼓敲，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都不饿吗？！”

5

黄子觉得自己和高杨非常有缘。

他们宿舍紧挨着，教室楼上楼下正对着，参加同一个社团，都是热爱音乐的孩子。

毕业的李琦鞠红川简弘亦学长组了个乐队，用美声唱法演绎流行乐，在网上小有名气。六十周年校庆上他们回校演出，一曲不说再见唱完，台下全体起立鼓掌。

“好想有一天也能这样在台上演出啊。”

听到这话黄子偏过脸去看高杨，不知道是不是舞台照明的关系，他眼睛里亮晶晶的，在发光——那是他从未见过的高杨。

“会的，一定会的。”黄子大哥哥一样揽过高杨肩膀拍拍他手臂，“咱们一起。”

“阿黄，”高杨低头，“你为什么比我高？”

黄子面不改色：“我踩椅子腿上呢。”

还踮脚了。

哦对，新开的校级选修课他们也不约而同都选了洪老师的声乐课。

第一堂课，高杨才放下书包黄子和方书剑就坐过来：“这儿没人吧？”

一排正好四个空位，他原本想坐最里面，只好推推黄子：“你们过去一位，我得帮蔡蔡留个位子。”

“没事，”黄子话还说着已经把笔袋书本摊了一桌，“他坐外面就成。”

“不行，”方书剑有异议，“龚子棋叫我帮他占座。”

“正好，你看前面那排还空着，你去把整排都占了，多出来一个给贾凡，perfect。”

“万一贾凡和李向哲一起来了呢？”

黄子受不了了：“你们几个不腻歪吗？”

方书剑斜了黄子一眼满脸嫌弃地坐到前排，高杨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黄子还一本正经跟这分析：“贾凡最疼小男孩了，就算，没给他打招呼，到时肯定也得死缠烂打挨着坐，你就看吧。”

说得高杨真想敲打他：“你怎么不想想贾凡坐前面我们怎么听课啊？”

“哎，失策！”黄子一拍脑袋，“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不过这门课熟人真是多啊，黄子举目四望，一会儿跟这个招招手，一会儿跟那个说声嗨，还要上后排去仝卓高天鹤那儿晃一圈。高杨安安分分坐在一边看谱子，等黄子晃悠回来了，总算有机会跟他搭上话：“我原来想选余老师的法语课，你知道吧，好多经典美声不都是法语吗？结果晚了，没选上。”

“余老师那是，我们班女生抢他的课都抢疯了，”黄子话一转，“我也想选来着，跟你一样，缘分啊！”

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黄子这么跟张超说起的时候，他哥优雅地从鼻孔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这么说你上辈子没少行善积德。”

“那必须。”

张超接着说完：“咱俩才有缘做兄弟。”

“我呸！”黄子就不该期待他嘴里能说出什么好话，“我是作恶多端丧尽天良，才被老天这么惩罚。”

高杨端着餐盘过来了：“你们在说什么？”

“黄子说他和你是孽缘。”

黄子桌子底下踢了张超一脚：“别听他瞎说，他不皮不自在。”

高杨不在意地笑笑，说起正事：“对了阿黄，选修课考试你准备选哪首曲子？”

“我想想啊，饮酒歌和斗牛士是吧？”两首都不好唱，都是他没学过的小语种，黄子脑筋一转决定换个思路，“法语和意大利语你更擅长哪个？”

“嗯……意大利语吧，以前唱过几首。”

“行，那就饮酒歌，你教教我。”

张超也觉得他弟和高杨好得有些过头了。

想当初高杨虽然老好人一个，和谁都能温温柔柔说两句话，但大多还是维持着有礼貌的距离感，真能让他耍起小性子说几句没轻没重玩笑话的，好像就是他和代玮了。你说黄子掺合个什么劲啊，还张口闭口就我的高杨。以前都是他跟高杨一块去吃午饭，现在变成下楼的时候时不时就能看到黄子揣着饭盒在楼道等他俩。偏偏两个人聊天他有时还听不懂了，提出抗议说你俩是不是排挤我搞小团体啊，黄子又在胡说八道：“你跟我们不是一个音域，频道不同。”

但是转头想想，他弟好像跟谁都挺好，除了他。

黄子从小就是这样，和谁都能玩到一块去。前天才和陈博豪打完球，昨天又被马佳追着打，今天早上醒来手机嗡嗡响，他和仝卓的四手连弹被转了几十条，底下更是上百条评论。他匆匆过了一遍，看到个不认识的账号问你不要高杨了吗？

“这谁啊？”黄子拿着手机去找高杨抱怨，“搞得我跟负心汉似的。”

“对啊，”高杨说话慢半拍，偶尔话尾拖了长音听上去像是娇嗔，“你怎么不跟我弹呀？”

“那什么，”黄子深吸口气，“都怪这个人工卓，搞什么粉丝福利，非得拉上我一起，衬托他弹得多好似的。”

6

高杨抱了只湿漉漉的小奶狗回来，说是在后山看见的，好几天了都孤零零的，怪可怜的，就带回来了。宿舍里没有正经狗粮，代玮翻出一根火腿肠来，掰成一小段一小段喂给它。小土狗有气无力地，吃完就趴在高杨怀里小声叫唤。

“它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医生说是饿的，没大碍，养几天就好了。”

代玮后知后觉：“你下午请假是去看兽医啊？”

“嗯。”高杨满腹心思都放在狗崽子身上，又是挠下巴又是顺毛的，还自言自语什么快点好起来吧，等你精神点了带你出去玩啊。代玮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你是母爱泛滥吗？”

场面在贾凡进来后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米九的贾凡见着小狗就挪不动步子，连呼可爱，说高杨你借我养几天吧，我特别会带娃，你看我家那四个娃blablabla。高杨一口回绝：“不行。“

整层的男生宿舍因为只小狗热闹起来，晚自习打铃前这边络绎不绝有人过来参观，什么零食牛奶全往这儿送，平日里酷酷的龚子棋也过来远远瞧了一眼。高杨原本还好脾气地招呼，人一多他开始紧张了：”你们别吓着它。“

好不容易把人都送走了，他找纸箱临时搭了个窝，忙完才想起来：“黄子呢？黄子去哪了？”

纸箱里小狗嗷嗷叫，毛色土黄土黄的，代玮蹲在纸箱前逗它，灵机一动：“我看它没准就是黄子变的。”

又是两天没见着人，这次不同以往，他好像就没来学校。高杨有点担心，想他消失两天怎么微信也不发一条，想着又有点儿生气，于是赌气也不闻不问。就这样又过去一天，合唱团排练黄子依然没有来。高杨拿着谱子在一边学歌词，听见蔡蔡跟Henry请假，说黄子病了。

于是一颗心又悬了起来。

蔡蔡说他这回病得挺重，扁桃体发炎高烧，在医院挂了几天水。

高杨内疚了，想都成这样了还跟他计较什么，越想越自责，好几条消息发过去：你是不是生病了？现在怎么样？好点没？哪家医院啊？我去看你吧？

病床上的黄了皮几抓着家长的袖管眼泪鼻涕一齐下来：“哎哟小羔羊终于知道惦记我了。”

“别他妈蹭脏我衣服，”陪房的暴躁家长毫不留情抽出手，抓起床单糊儿子脸上，“尽跟嘎子学些有的没的，套路！”

被套路的高杨担心了一下午，排练刚结束就匆匆往外赶，走到半路又折回来，把小黄狗捎上了。小家伙精神好多了，会从主人怀里探出头来奶声奶气地汪汪叫，把高杨吓一跳，赶紧拿外套遮严实了怕被发现， 心想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跟黄子一个样。

到了病房，敲门进去见屋里有别人，他还有些拘谨：“叔叔好，我是黄子同学，听说他病了，来看看。”

黄子哑着嗓子话也没见少：“这我家长，你可以跟着我喊他大龙哥，不过叫叔叔也没错。龙哥这是高杨，我隔壁宿舍的，关系老好了。”

男人高冷地点点头：“你们聊，我出去透个气。”

黄子手背上还吊着水就敢拍胸脯保证：“你别担心，我快好了，烧也差不多退了，明天就能出院。”

“那我就放心了，”高杨看他还挺精神，总算是松了口气，“怎么突然生病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水逆吧，”黄子没戴眼镜，高杨坐他边上了他才看清他怀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一个小脑袋忽然蹿出来“嗷”了一声，吓得黄子一哆嗦：“哎我的妈，这什么玩意儿？”

“我前两天捡到的。”高杨挠挠小狗下巴，小家伙舒服地哼唧两声，在主人怀里蹭蹭，“来打个招呼，阿黄。”

“哎。”

“我叫它呢。”一双细长的眼里满是促狭的笑意。

黄子反应过来了，喘三喘才顺过气来：“绝了，高杨你绝了！等我哪天养只闪电，保准给它起名高杨！”

7

黄子的闪电还没着落呢，高杨就要退宿了。

学期结束的时候他们收拾宿舍，黄子把他攒了一篮子的脏衣服往箱子里随便一塞就算完事，晃悠晃悠过来见高杨东西全打包齐整了一个29寸大行李箱，连小阿黄都被装在新窝里准备拎着带走。大阿黄嘴里滋溜吸着可乐棒冰一脸迷茫：“你这是干什么？搬家吗？”

“哦，我下学期不住校了。”

“啊？”

“我爸工作调动，家里就一起搬过来了，离学校很近，骑车十五分钟。”高杨抿抿嘴角，虽然自己也觉得多余还是补上句解释，“我也是前两天刚知道，没来得及和你说。”

“哦。”黄子碎冰嚼得咔咔响，忽然没了话题。

不过很寻常的一件小事，换个室友而已，还是隔壁宿舍的，他没怎么放在心上，暑假该怎么玩怎么玩。打了几天游戏想起来作业好像还没动，在群里吆喝一声把方书剑梁朋杰石凯叫出来一伙人浩浩荡荡上麦当劳写作业。下午他骑车回家，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于是给高杨打个电话想约他出来看电影，被挂了。下一分钟收到一条新消息：我上课呢，怎么了？

黄子一拍脑袋，哦，对，高三开始补课了，难怪张超这几天都不在家。

没心没肺的黄子弘凡转了个弯，往篮球场方向去了。

后来开学，他打完球回来浑身汗，习惯性地进了隔壁宿舍，熟悉的座位上仝卓翘着二郎腿在玩手机，刷到有意思的叫代玮过来一起看。代玮把仝卓手按下，提醒黄子：“高杨不住这儿了。”

“我我那什么”黄子嘴硬，“我来找你吃饭去。”

仝卓手机也不玩了，抬头看看黄子再看看代玮。

“我这真是，”代玮后背都发寒：“受宠若惊啊。”

在外面浪荡了一整个暑假的黄子重新回到校园，迟钝地发现生活的轨迹与他记忆中的有了偏差，最明显的就是以往那个总听他唠唠叨叨的人不见了。学长们到了高三，他自己也要带新生， 每天都似乎很忙碌，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少。三个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高杨和张超话题的黄子有过那么两天的忧郁。忧郁得篮球也不打了，梁朋杰也不调戏了，马佳靠近都没心思拔腿跑了。

好在他还年轻，年轻气盛，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住隔壁了就多跑几趟高三楼，今天问题目，明天问这段和声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插不上话就硬是扯开个话题，哪怕张超手里都掂着一包子寻思该塞他嘴里了，尬聊也要聊下去。

正当黄子嘴里的火车跑过高山海洋正要飞往天空的时候，高杨慢悠悠叫停了他：“阿黄，你知道我新家搬到哪了吗？”

“不知道，哪里？”

“就在你们小区，跟你家隔了三栋楼。”

“啊？哦。”

有些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已经狂喜乱舞出了三百个表情包。

没过几天高杨再和张超一起骑车回家， 身后老远就传来一阵叮当叮当，黄子飞快从他们身边骑过，一个转弯外带急刹，帅气地停在前面，腿一伸：“我课本落家里了回去拿一下。”

诸如此类的借口还不少：学校菜太难吃我回家吃个饭，团里要排音乐剧了回去跟家长请教一下，好久没见着小阿黄了还有点想它，新球鞋穿着硌脚我得回去拿双舒服的。

某阿姓家长连着几天多备一双碗筷，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啊，黄子你不是住学校吗？”

某暴躁家长拿肩膀怼他：“吃饭，孩子的事，少管。”

再往后，放了学高杨推着自行车经过篮球场，远远看见黄子投了个三分。黄子也看见他了，冲他嘚瑟，一咧嘴露出一口大白牙。他慢慢走过来，白衬衫在夕阳余晖里裹着层金色：“阿黄，走吗？”

“走，走！我去取车，你等我！”说着一溜烟跑远了，再一会儿叮铃叮铃骑回来：“走啦！高杨！”

8

黄子下了选修课从阶梯教室出来，看见音乐办公室前，新来的王晰老师和高杨有说有笑不知道在聊些什么，末尾还拍拍他背，塞给他一盒牛奶，很亲密的样子。

黄子当下就察觉不对眉头一皱放慢了脚步，目送着王晰回办公室了才一步两步静悄悄挪过去，看高杨嘴角止不住的笑，他深吸口气大声咳嗽：“咳！咳！”

高杨吓一跳：“哦哟。”

要搁平时，黄子肯定逮着他这声怪叫模仿半天，今天他沉着脸试探：“王老师也教你们啊？”

“没呀，”高杨这才想起来，“对了还没跟你介绍，那是我爸，之前不是说他工作调动吗？”

黄子长长地“哦——”了一声，万分庆幸今天自己说话过了脑子，没让那些个什么“离这家伙远点，油腔滑调的，还调戏我家长”一不小心从嘴里溜出来。

高杨心情很好的样子，把牛奶抛着玩了一路，走到高二和高三两幢楼的分岔路口他忽然往黄子手里一塞：“给你。”

黄子懵逼：“你爸给你的你给我干啥？”

“听说喝牛奶能变白，你多喝点。”

“你！”黄子一扬手就十分想揍他，看他笑得眼睛弯弯又摆摆手放下了，没办法地点头，“好，好。”

包装盒上还残留着对方手心的温度。

两个人分开走了不到一百米，黄子跑着追回来：“高杨！高杨！”

高三楼远在与世隔绝的操场另一端，高杨都走上草地了，听见响声又回头，铁栏外面黄子拼命朝他招手生怕他眼神不好还耳背：“晚上一起吃饭啊！我家里没人！”

“行啊！”高杨挥挥手，“老地方见！”

所谓老地方不过就是自行车棚最靠里的那排。高杨永远雷打不动把车停在一个位置，即便被张超嫌弃了好多回不嫌麻烦，他依然坚持自我，据说是这样找车子方便，惹来张超又一个白眼：“我说你是提前步入老年期吗？自己车停哪了都记不住。”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注意到另一辆车停在他旁边的频率很高，偏偏这辆车还眼熟得很。高杨想了半天没想起来，转头差点撞上个人，吓得他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把车撞倒。

“这里光线也太暗了，”认出来人后他没轻没重地调侃，“要不是走这么近，我还以为你隐身了。”

“我的高杨哎，”黄子习惯了，也就是无奈地瘪瘪嘴，“你可别再黑我了，我都黑成什么样了。”

现下他靠在这儿等黄子，想起当时的场面还是忍不住就想笑。笑着笑着另一当事人过来了，甩着钥匙当啷当啷：“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高杨习惯性地微微颔首，摇摇头：“没什么。”

黄子弯腰开锁，嘴里也没闲着：“我家长送蔡蔡和张超艺考去了，他俩也是的，一个跑上海一个跑北京，大龙哥之前还不送不送的，结果还是嘴硬心软。哎，对了，你打算报哪儿啊，怎么一直没动静，不参加艺考啦？”

话说到这儿两人正好走出车棚，夕阳光打在脸上还有些刺眼，黄子用手遮着眼睛，没看见高杨挂了一天的笑容忽然沉了下来。

“阿黄，你想不想吃火锅？”

“你请客？”

“行啊，我请。”

“嗯？”黄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听错了？高杨你转性了？你站住别动我看看，这还是那个管代玮要红包的高杨吗？”

高杨眼睛一瞪：“你再说我可记账了。”

黄子识相地闭嘴：“好好好。”

这好像还是他们第一次两个人吃火锅。高杨点单的时候黄子去拿蘸料，顺便贴心地多配了一份，回来见服务员还杵在那儿等着，高杨对着甜品那页犯愁：“这冰激凌口味能混吗？”

“不行的，先生，一份就是一种口味。”

黄子回来了他抬头一个期待的眼神：“你吃冰激凌吗？”

“吃，”没等高杨再问，他手一挥，“你就每种口味来一份，咱们一块吃。”

菜已经上齐了，火也调到最大了，锅里汤底还在不温不热煮着。气氛一时安静，高杨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着节拍，黄子盯着看了会儿，跟着节奏哼起来：“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

高杨眼睛一亮：“你怎么知道是这首？”

“那是，我是谁啊。”黄子自夸起来跟他哥还有几分相像，“你还没说呢， 你不打算艺考了吗？”

从高杨提出要请吃火锅开始他就觉得这事蹊跷，他不信他会放弃声乐，可他今天又确实很反常。黄子等了一路想等他自己开口，可他又偏偏慢悠悠的，也是，忘记了他就是这么个脾气。于是只好自己干着急，忍到最后忍不住了重新又把话题挑起来。

“阿黄，我跟你说件事，你别介意。”高杨手握紧了，指关节在桌上蹭了两下，眼里透着股小心翼翼恐怕他自己都没察觉，“我申请欧洲的学校，今天刚收到offer，维也纳音乐学院。”

黄子心里“咯噔”一下，咕咚咕咚一口气喝掉半杯可乐，才把话顺过来：“这有什么介意的，好事啊，为你高兴才对。”

“我先前一直没和你说，是我没那个自信，怕万一夸下了海口结果没申请上就尴尬了。”

“哎没事，这有什么的，”正巧锅里水开了，水汽升起来雾蒙蒙的一片，黄子下了盘肉，张口就来，“听你说得我也想出国了，申请难吗？不如你教教我呗。”

“没问题。”高杨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思忖了一路该如何开口。他害怕这样突然的消息会让黄子生气，可对方没有半点儿不高兴又似乎让他有点小失落，不晓得在期待些什么。

“要不然……”羊肉切得薄，涮几下就熟了，黄子夹了几筷子，看高杨没动静，又往他碗里添了些，“你吃你吃，再不吃肉都煮老了。”

“哦，好。”高杨尝了几口，食不知味，猛地忽然又一抬头，“要不然什么？”

“对，我说要不然我也申请你那学校试试，你给我辅导辅导，你说咱俩这么有缘，没准将来还能做同学，”说着他就兴奋了，眉飞色舞地，“国外有宿舍吗？是不是要自己租房子，那你可得找个好房子，将来等我过去，哎，未来室友你好！”

“行啊，我帮你探探路。”高杨真是被他逗笑了，“想得挺美的，哪有那么容易。”

“总而言之，为你高兴，真的，”黄子端起剩下半杯可乐要干杯，“祝贺你，要去实现你的梦想啦！”

今天这顿喝的可乐，四个月后合唱团的毕业席上喝的就是真酒了。

起初大家还敲着碗碟当伴奏唱歌，嘲笑喝多的蔡蔡像只油爆虾，酒过三巡临散场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开始掉眼泪。第一个是梁朋杰，蹲一边捂着脸哭得气都喘不上来，石凯跑过去用塑料普通话试图逗他笑。一米九的贾凡趁人不注意红了眼眶，代玮摘了眼镜悄悄抹泪，仝卓一伸手把他揽怀里，于是眼泪冒得更凶了。到最后连死要风度的张超都哭得眼睛鼻子皱成一块，黄子看着大大咧咧一人，眼泪啪啪掉个不停，话也不说了，就坐在那儿一直发怔。高杨看不下去了，过去把他脑袋按自己肩上：“阿黄，别哭了。”

黄子看他嘴角似乎居然还带着笑，一阵来气：“你就不想哭吗？”

“不想。”高杨一边说着一边仰头把眼泪咽回去。

黄子吸吸鼻子：“我真想揍你。”

最后一晚了，三个人一起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回家，进了小区门两个往左拐一个往右拐。走了几步黄子回头，对着高杨的背影高高举起右手用力挥了两下：“祝福高杨！”

高杨回头，同样潇洒地一挥手：“祝福黄子！”

黄子眼里糊成一片，看不清月光下高杨的轮廓，他想那一定是与那天清晨他推开门，阳光里的少年一样清秀好看。

还没伤感够呢，张超一张嘴：“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